

# 《佛教百科全書》的「雜阿含經」詞條 評介\*

獨立研究者 蘇錦坤

## 摘要

本文檢視、評介田光烈、游俠編纂的「雜阿含經」詞條，斯里蘭卡出版的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一書中由 Rod Bucknell 編寫的「Saṃyuktāgama」詞條，並旁及藍吉富等所編《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的「雜阿含經」詞條。文中簡介其內容，並概略指出上述三詞條的缺失。

其次，本文以下列專節探討上述詞條涉及的共同議題，如今本《雜阿含經》(T99)的翻譯年代、梵本來源、「雜」的字義、原典語言、篇章架構等。

本文最後論列「辭典詞條」、「百科全書詞條」與「題解」的型態差異，並且補敘藍吉富版《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的缺失，以作為下一版《佛教百科全書》詞條編纂者的參考。

---

\* 2023/11/12 收稿，2024/1/19 通過審稿。

\* 作者案：感謝兩位審稿老師對本文初稿的諸多訂正，讓筆者能及時修補一些疏失，在此表達謝意。

關鍵詞: 1. 《雜阿含經》 2. 《佛教百科全書》詞條 3. 白瑞德  
(Rod Bucknell) 4. 田光烈 5. 游俠

## 目次

1. 前言
2. 田光烈、游俠的「雜阿含」詞條
3. 白瑞德的「Saṃyuktāgama 雜阿含」詞條
4. 今本《雜阿含經》(T99)的翻譯議題
5. 結語

## 1. 前言

總會址設於北京的中國佛教協會在西元 1980-2004 年之間陸續出版了《中國佛教》五輯，此套書籍的〈前言〉敘述，該會於西元 1955 年受託協助斯里蘭卡(錫蘭)《佛教百科全書》編寫「中國佛教」詞條，於是聘請國內佛教學者擔任撰述、編輯和英譯工作，並且將部分英譯稿寄往斯里蘭卡供《佛教百科全書》採用；《中國佛教》五輯即是將當年原先未公開發表的漢語詞條，依照分類而結集出版。<sup>1</sup>

另一方面，斯里蘭卡佛教事務部(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於西元 1961 年出版《佛教百科全書》第一輯，直到西元 2010 年出齊第八輯。當代有多種名為「佛教百科全書」的圖書出版流通，本文所討論的《佛教百科全書》即指此一馬拉拉塞克拉 Malalasekera, G. P. (1899-1973)主編的八輯英文《佛教百科全書》。<sup>2</sup>

當年這些中文詞條經過英譯之後，回報給《佛教百科全書》的編輯部門，經過編審程序納入書中。我們今日翻檢此書，可以發現編輯部門有所取捨，並未照單全收。例如，田光

---

<sup>1</sup> 中國佛教協會從編譯詞條到出版《中國佛教》的詳細經過，請參考蘇錦坤(2023:35-36)，〈《佛教百科全書》的「增一阿含經」詞條評介〉的第一節〈前言〉，也可參考范文麗，(2018) 范文麗(2018: 127-132)，〈《中斯佛教百科全書》撰述及其知識社會史意義〉，《世界宗教文化》2018 年第 6 期，北京市，中國。

<sup>2</sup> Malalasekera, G. P.(ed.), (1961-2010),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I - VIII).

烈(1912-2007)「增一阿含經」與「中阿含經」詞條未被收存，<sup>3</sup>出現在《佛教百科全書》的是無著比丘(Bhikkhu Anālayo, 1962-)的「Zhong A-han」(中阿含經)<sup>4</sup>與「Zeng-yi A-han」(增一阿含經)。<sup>5</sup>又如，詞條「Āgama 阿含經」先登錄呂澂(1896-1989)的詞條；<sup>6</sup>接著收入雲井昭善(Kumoi Shōzen, 1915-2017)的解說；<sup>7</sup>詞條「Abhidharmakośa-śāstra 阿毘達磨俱舍論」，則將呂澂和舟橋一哉(Funahashi Issai, 1909-2000)的詞條交錯排列。<sup>8</sup>

但是，《佛教百科全書》也有標為「Lin Tzū Ching」(林子青 1910-2002)編寫的詞條「Hung-I」(弘一)，並未收錄於《中國佛教》。<sup>9</sup>

至於田光烈(1912-2007)、游俠(1901?-1985?)的「雜阿含經」詞條則未被收錄，<sup>10</sup>出現在該書的是白瑞德(Rod Bucknell, 1937-)的「Saṃyuktāgama」。<sup>11</sup>

<sup>3</sup> 田光烈，(1989)，《中國佛教》第三輯，〈增一阿含經〉164-171 頁；〈中阿含經〉172-180 頁。

<sup>4</sup> Malalasekera, G. P.(ed.), (2010:829-830)。

<sup>5</sup> Malalasekera, G. P.(ed.), (2010:822-827)。

<sup>6</sup>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I, (1961:241-244)。

<sup>7</sup>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I, (1961:244-248)。

<sup>8</sup>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I, (1961:58-62)。

<sup>9</sup>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V, (1990:497-499), 'Hung-I'. 《中國佛教》第二輯，〈說明〉提到「《中國佛教》(二)內容包括人物和儀軌制度兩部分。人物部分收入譯經、義解、參禪、明律、立宗判教、傳道護法等方面有過較大貢獻的佛教人物 92 人」。但是，第二輯並未包含詞條「弘一」。

<sup>10</sup> 田光烈、游俠(1989:185-195)，《中國佛教》第三輯，詞條「雜阿含經」。

筆者本文首先審視漢語詞條「雜阿含經」(為稱引方便, 本文簡稱作「詞條」), 其次評介英語詞條「*Samyuktāgama*」(為稱引方便, 本文簡稱作「詞條 *SĀ*」), 最後評論或補充此兩則詞條的要點。

本文提及《大正藏》之校本如「宋、元、明藏」及「宮內廳本」, 均僅是稱引「校勘註記」, 筆者並未親自檢索各本藏經。

## 2. 田光烈、游俠的「雜阿含」詞條

田光烈、游俠編纂的「詞條」首先敘述求那跋陀羅於劉宋元嘉 20 年(西元 443 年)翻譯《雜阿含經》, 並且述及前後各譯者均曾翻譯此經:

「此經的別行本傳入中國甚早, 初期(從漢末到晉末)的譯家如安世高、支謙、竺法護等, 都相繼翻譯。」<sup>12</sup>

因為安世高、支謙、竺法護等人的存世譯經, 無法判定是來自「雜阿含經的別行本」; 而僅存經名於經錄的佚失譯本, 更是無法純依經名來判定為出自「雜阿含經」;<sup>13</sup> 所以, 此一

---

游俠於對日抗戰勝利後看顧位於南京市的金陵刻經處; 筆者未能查出游俠的確切生卒年份, 此處年代為筆者的粗略估量。

<sup>11</sup> Bucknell(2006:684-687), “*Samyuktāgama*”. 緊接在此一詞條之後, 為詞條 “*Samyutta Nikāya*” (2006:687-690), 為 G. A. Somaratne 所撰。

<sup>12</sup> 田光烈、游俠(1989:185)。

<sup>13</sup> 古譯經典即使是經名相同, 也不能冒然當作是同一部經。詳細請參考蘇錦坤(2012:143-144), 〈《七處三觀經》結構與譯者---兼對 Paul Harrison 論文

敘述或者是不完整，或者是不正確。以支謙的譯經為例，《出三藏記集》共登錄為「三十六部四十八卷」，並無《道安錄》所認定為出自「雜阿含經」的翻譯。<sup>14</sup>《大正藏》收錄之《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雖標作「吳月氏優婆塞支謙譯」，<sup>15</sup>且印順法師(1906-2005)認為此經是《雜阿含 287 經》的同本異譯；<sup>16</sup>但是《出三藏記集》卷 3〈新集安公古異經錄第一〉收錄此經，此處所引之《道安錄》並未指為支謙所譯；即使算是支謙所譯，僅此一經也不能算作是支謙翻譯了《雜阿含經》。<sup>17</sup>

接著，「詞條」引述僧肇〈《長阿含經》序〉「《雜阿含》四分十誦」，<sup>18</sup>並且，將《雜阿含經》的五十卷，配置在

---

的回應〉。

<sup>14</sup> 《出三藏記集》卷 2：「1. 《維摩詰經》二卷(闕)，2. 《大般泥洹經》二卷(安公云：『出《長阿含》，祐案：今《長阿含》與此異)...35. 《十二門大方等經》一卷(《別錄》所載，《安錄》無，今闕)，36. 《賴吒和羅經》一卷(《別錄》所載，《安錄》無，或云《羅漢賴吒和羅經》)。右三十六部，四十八卷」(CBETA, T55, no. 2145, p. 6, c14-p. 7, a23)。

<sup>15</sup> 《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CBETA, T16, no. 713, p. 826, b7)。

<sup>16</sup> 印順法師(1993:234)，〈讀《大藏經》雜記〉。

<sup>17</sup> 《出三藏記集》卷 3：「《聞城譬經》一卷(《舊錄》云《聞城十二因緣經》，或云《貝多樹下思惟十二因緣經》，今有此經)」(CBETA, T55, no. 2145, p. 16, a2)，《出三藏記集》卷 3：「新集安公古異經錄第一」(CBETA, T55, no. 2145, p. 15, b13)。

<sup>18</sup> 《長阿含經》卷 1：「契經，四阿含藏也：《增一阿含》四分八誦，《中阿含》四分五誦，《雜阿含》四分十誦，此《長阿含》四分四誦，合三十經以為一部。」(CBETA, T01, no. 1, p. 1, a11-13)。今本《中阿含》確實作四分五誦，《長阿含》也確實作四分四誦；因此，很有可能僧肇此處

〈蘊、處、因緣相應分〉、〈佛弟子所說、佛所說相應分〉、〈道品相應分〉與〈結集相應分〉等四分，其下統括了〈1 五取蘊誦〉、〈2 六處誦〉、〈3 緣起誦〉、〈4 食誦〉、〈5 諦誦〉、〈6 界誦〉、〈7 佛弟子所說誦〉、〈8 佛所說誦〉、〈9 念住等誦〉、〈10 八眾誦〉。

總結來說，此一「詞條」有下列幾項值得商榷之處：

- (1). 「詞條」約佔了十頁半的篇幅，其中將近十頁隱括自呂澂〈《雜阿含經》刊定記〉，既然田光烈與游俠兩位作者著墨不多，大可直接由呂澂執筆，無需掛個虛名。
- (2). 僧肇雖稱《雜阿含》為「四分十誦」，此一結構有可能與《雜阿含經》(T99)的版本結構不同；在原稿無蛛絲馬跡之下，以己見分派各卷為「四分」下轄「十誦」，非常不妥當。如此以大篇幅介紹一己之見，而未作涵蓋較廣的評述，這樣的安排不符「佛教百科全書」詞條的體例。
- (3). 「詞條」對《別譯雜阿含經》的介紹僅寥寥數語而全無評析，相當簡略；而且竟無一詞談及單卷本《雜阿含經》(T101)，十分可惜。

### 3. 白瑞德的「Saṃyuktāgama 雜阿含」詞條

「詞條 SĀ」首先點出《大正藏》收錄的「漢譯雜阿含經」有三部，經號分別為 T99, T100, T101；另有二十三部「雜阿含」單譯經，經號為 T102-T124。在漢譯《雜阿含經》(T99)

---

「《雜阿含》四分十誦」的描述有其根據，而不是捕風捉影所得。

的 1362 經當中，約有 1050 經在巴利《尼柯耶》有對應經典，而大部分對應經典是位於《相應部》。<sup>19</sup>

接著，白瑞德提出「《雜阿含經》的現貌為卷與卷之間次序混亂的結果」，<sup>20</sup> 依據他的推論，「《雜阿含經》的最初翻譯原貌」以今本《大正藏》的卷次來排列，依次序為：「1, 10, 3, 2, 5-9, 43, 11, 13, 12, 14-21, [23], 31, 24, [25], 26-30, 41, 32-35, 47, 37-40, 46, 42, 4, 44, 45, 36, 22, 48-50」。<sup>21</sup> T99《雜阿含經》有十五首攝頌，其中第八首為「內攝頌」。<sup>22</sup> 以原譯本「攝頌」的

---

<sup>19</sup> Bucknell(2006:684). 相對於此，「詞條」則稱：「《雜阿含經》和南傳巴利文本《相應部》相對勘，約有三分之一相同。其餘同於巴利文本《增支部》者，約一百二十經，同於《中部》者，約二十經。詳見赤沼智善《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赤沼智善《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出版於 1929 年，時為漢巴對照目錄的草創時期，二十一世紀的學者已經陸續訂正，目前較完整而恰當的對照目錄為 Suttacentral 網站：  
(<https://suttacentral.net/>)，2023/7/16。白瑞德為此一網站的初期規劃者與訂正者。

<sup>20</sup> Bucknell(2006:685, right column line 36-38): 'some of the fifty facicles must have undergone a "musical chairs" type of transposition. 五十卷當中的某些卷可能經過『音樂搶椅子』類型的錯位'. 所謂「音樂搶椅子 musical chairs」的遊戲，是指：九個人擺八個椅子，參加遊戲的九人在音樂中環繞著椅子行走，音樂停止時，眾人去搶坐椅子，最後一個沒搶到座位的人為此一遊戲中的輸家。白瑞德(Bucknell)將此一譬喻的每一個代表每一卷，次序的錯亂是以卷為單位而順序錯置。

<sup>21</sup> Bucknell(2006:686, left column line 26-28).

<sup>22</sup> 請參考蘇錦坤(2009: 89-139)，〈《雜阿含經》攝頌初探---兼談印順導師在《雜阿含經》攝頌研究的創見〉。



角度來看，此一推論並不成立。例如攝頌「竹園(82)毘舍離(83)，清淨(84)正觀察(85)；無常(86)苦(87)非我(33)，五(34)三(35)與十六(36)」，此攝頌含 82-87, 33-36 經；<sup>23</sup> 其中 82-87 經位於第三卷，而 33-36 經位於第二卷，同一攝頌涵蓋的範圍理應隸屬同一卷，可見此一混亂並非純粹出自卷的錯亂。<sup>24</sup>

白瑞德曾跟筆者提示《相應部》第一相應〈1 諸天相應〉與第二相應〈2 天子相應〉的差別為「前者無天子名號而後者有天子名號」；筆者在論文中指出《雜阿含經》與《別譯雜阿含經》也有此對應現象；在分別與〈1 諸天相應〉、〈2 天子相應〉互為對應經典的漢譯《雜阿含經》當中，無天子名號而有讚佛偈者與〈1 諸天相應〉對應，而有天子名號而無讚佛偈者與〈2 天子相應〉，這在三對偈頌相同的漢譯經典特別突顯此一特性。

25

<sup>23</sup> 《雜阿含經》卷 2(CBETA, T02, no. 99, p. 8, b13-14)。此一攝頌可參考蘇錦坤(2009:108-109)。

<sup>24</sup> 同樣的狀況也出現在《雜阿含經》卷 5：「彼多羅(57)十問(58)，差摩(103)焰(104)仙尼(105)；阿[少/兔]羅(106)長者(107)，西(108)毛端(109)薩遮(110)」(CBETA, T02, no. 99, p. 37, b26-27)。此一攝頌可參考蘇錦坤(2009:116)。

<sup>25</sup> 請參考蘇錦坤(2014)，〈「讚佛偈」--兼論《雜阿含經》、《別譯雜阿含經》與《相應部》異同〉。此三對為「《雜阿含 1002 經》與「《雜阿含 1312 經》」、「《雜阿含 1269 經》與「《雜阿含 1316 經》」、「《雜阿含 1287 經》與「《雜阿含 1302 經》」。

從《雜阿含經》卷 22(參考〈表 1〉)與從《雜阿含經》卷 48(參考〈表 2〉)可以看到上述有讚佛偈者與無讚佛偈者的混雜，並非單純由卷與卷之間的錯位造成。

其次該處提到《瑜伽師地論》只涵蓋《雜阿含經》相當於「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第一支的「修多羅」部分，而未包含第二支的「祇夜」部分，也省略了一些相當於第三支「記說」的部分。<sup>26</sup> 這是將《雜阿含經》當作由「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的前三支所構成(簡稱「三支說」)，「三支說」為印順法師的創見，而頗有西方學者持不同的看法，<sup>27</sup> 此處應並述不同的見解，以免讀者將其當作「定論」。

<sup>26</sup> Bucknell(2006:685, left column): 'The commentary covers only those sections of SA that it identifies as belonging to *sūtra-aṅga*, the first of the nine (or twelve) categories (*aṅga*) in the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Buddhist texts (*navāṅga-sāsana*, as at *M. I*, 133-134= *T. I*, 764a). It omits the section of SA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Sagātha-vagga* of *SN*, identified as *geya-aṅga* (mixed prose and verse); and it also omits certain other sections identified as *vyākaraṇa-aṅga* (exposition).'

<sup>27</sup> Anālayo 無著比丘(2016:9-37), 'Āgama and Aṅga in the Early Buddhist Oral Tradition'. 無著比丘的論點之一為：不管是在西方或東方，在巴利文獻或漢譯文獻，都未完全踏實地理解「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的各項功能；某些「支」的字義和名目仍然未完全釐清。柯新斯 Cousins(2013:105-106),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in India', 說：「有些人主張較短版本的『支 aṅga』理論，並且認為這是早於『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的版本，這在我看來都是『時代錯置的 anachronistic』說法。...這種『支 aṅga』理論在任何早期版本的經典文獻裡，找不到任何與此相關的證據。」斯基林

&lt;表 1&gt; 《雜阿含經》卷 22 的對應經典

《雜阿含經》 經號(有讚佛偈)	《雜阿含經》 經號(無讚佛偈)	巴利《相應部》 對應經號	《別譯雜阿含經》 經號(有讚佛偈)	《別譯雜阿含經》 經號(無讚佛偈)
576		SN 1.2.1	161	
577		SN 10.2	299	
578		SN 1.2.8	163	
579		SN 1.1.7	164	
580		SN 1.1.8	165	
581	582	SN 1.3.5	166	
	583	SN 2.1.9		167
584		SN 1.2.9	168	
585		SN 2.2.8	169	
586		SN 1.3.1/SN 2.2.6	170	
587		SN 1.5.6	171	
588		SN 1.3.9/SN 2.3.8	172	

Skilling(2017:293, note 55), ‘The Many Lives of Texts: The *Pañcatraya* and the *Māyājāla Sūtras*’, 總結說：「『支 *aṅga*』(『九分教』或『十二分教』)不是經典的實際結集。」請參考 von Hinüber, Oskar 封興伯，謝藝翻譯，(2021)，〈佛教典籍的“九分支法”——早期分類編輯經典文獻的一種嘗試〉。

589		SN 1.3.8	183	
590			184	
	591			185
	592	SN 10.8		186
	593	SN 2.2.10		187
	594	AN 3.127		188
	595	SN 2.3.4		189
596		SN 1.8.5/SN 2.2.7	181	
597		SN 2.2.4	182	
598		SN 1.2.6	175	
599		SN 1.3.3	173	
600		SN 1.2.7	174	
601		SN 1.3.7	176	
602		SN 1.3.10	177	
603 <sup>28</sup>	(1326)	(SN 10.12)	(325)	

<sup>28</sup> 《雜阿含 603 經》的兩首偈頌為《雜阿含 1326 經》十五首偈頌之二，但是前者為天子問、世尊答，後者為「雪山夜叉經」，嚴格來說，《雜阿含 603 經》無對應經典。

〈表 2〉《雜阿含經》卷 48 的對應經典

《雜阿含經》經號 (有「讚佛偈」)	《雜阿含經》 號(無「讚佛偈」)	巴利《相應部》對應經典	《別譯雜阿含經》經號(有「讚佛偈」)	《別譯雜阿含經》 經號(無「讚佛偈」)
1267		SN 1.1.1	180	
1268		SN 1.1.2	179	
1269	1316	SN 2.2.5	178	315
	1270			269
	1271			270
	1272 <sup>29</sup>			
	1273	SN 1.4.10		271
	1274	SN 1.4.9		272
1275		SN 1.3.2	273	
1276		SN 2.3.2	274	
1277		SN 1.4.5	275	
	1278	SN 6.10		276
1279			277	
1280			278	
1281		SN 1.3.4	279	

<sup>29</sup> 《雜阿含 1272 經》無《別譯雜阿含經》對應經典，經中的偈頌相當於巴利《經集》844 頌，也出現在《雜阿含 551 經》：「虛空於五欲，永以不還滿，世間諍言訟，畢竟不復為。」

1282			280	
1283			281	
	1284			282
1285		SN 1.8.1/SN 2.1.3	283	
1286		SN 1.4.1	284	
1287	1302	SN 1.4.1	285	301
1288		SN 1.4.2	286	
	1289	SN 1.4.8		287
1290			288	
1291		SN 1.6.2	289	
1292		SN 1.8.7	290	
1293			291	

#### 4. 今本《雜阿含經》(T99)的翻譯議題

在「詞條」與「詞條 SĀ」陸續提到諸如「《雜阿含經》(T99)的翻譯年代」、「梵本來源」、「經名『雜』字的意涵」、「翻譯所依據的文本語言」與「《雜阿含經》的篇章架構」等等；以下依次探討此五項議題。

##### 4.1 今本《雜阿含經》的翻譯年代

關於五十卷本《雜阿含經》(T99)的翻譯年代，印順法師持謹慎態度，稱此經在「西元 435-445 年之間」譯出；<sup>30</sup> 呂澂在《中國佛教》第三輯的「阿含經」詞條則主張翻譯於西元 435-453 年之間。<sup>31</sup>

田光烈、游俠的「雜阿含經」詞條則主張求那跋陀羅於劉宋元嘉 20 年(西元 443 年)翻譯此經，水野弘元曾提及此經翻譯於「宋元嘉 17 年(443)」，此處「17 年」應是「20 年」之誤；<sup>32</sup> 這樣的主張應該是源自唐靖邁法師《古今譯經圖記》。<sup>33</sup>

我們可以參考《出三藏記集》的〈求那跋陀羅傳〉：

「元嘉十二年至廣州...於(京都)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伽經》。」<sup>34</sup>

慧觀法師〈勝鬘經序〉：

「外國沙門求那跋陀羅手執正本，口宣梵音，山居苦節，通悟息心；釋寶雲譯為宋語，德行諸僧慧嚴等一百餘人

<sup>30</sup> 印順法師(1983:1)，《雜阿含經論會編》。

<sup>31</sup> 呂澂(1989b:159)：「《雜阿含經》譯出最後，時在劉宋元嘉中(435-453)，由求那跋陀羅譯成。」

<sup>32</sup> 水野弘元(2003:428, 18 行)，《佛教文獻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一)》(許洋主翻譯)，〈關於《別譯雜阿含經》〉。

<sup>33</sup>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105, c13-14)。

<sup>34</sup>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105, c6-15)。

考音詳義，以定厥文。大宋元嘉十三年歲次玄枵八月十四日，初轉梵輪，訖于月終。」<sup>35</sup>

綜合上述兩則引文，元嘉十二年(西元 435 年)求那跋陀羅抵達建康，先是在建康祇洹寺翻譯《雜阿含經》，其次在東安寺譯《大法鼓經》，元嘉十三年(西元 436 年)在丹陽郡譯出《勝鬘經》。由此可知，《雜阿含經》在《勝鬘經》之前譯出，最遲不會晚於元嘉十三年(436 年)。

#### 4.2 今本《雜阿含經》翻譯所據的梵本來源

關於求那跋陀羅翻譯《雜阿含經》所據的文本，道宣(596-667)《大唐內典錄》稱係法顯齎持來；<sup>36</sup> 實際上，這可能是引述費長房(544?-600?)《歷代三寶紀》：「《雜阿含經》五十卷(於瓦官寺譯，法顯齎來，見道慧《宋齊錄》。)」。<sup>37</sup> 但是《大唐內典錄》評論《歷代三寶紀》為「瓦玉相謬，得在繁富，失在覈通...」，<sup>38</sup> 對該書頗有批評。如譚世保《漢唐佛史探真》書中所

<sup>35</sup>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67, b12-14)。所以該處《勝鬘經》的經本是求那跋陀羅帶來漢地的。

<sup>36</sup> 《大唐內典錄》：「《雜阿含經》五十卷(瓦官寺譯，法顯齎持來，見道慧《宋齊錄》。)」(CBETA, T55, no. 2149, p. 258, c12)；「譯」字，《大正藏》作「釋」，「宋、元、明藏」作「譯」字，應以後者為是。

<sup>37</sup> 《歷代三寶紀》：「《雜阿含經》五十卷(於瓦官寺譯，法顯齎來，見道慧《宋齊錄》。)」(CBETA, T49, no. 2034, p. 91, a24)。

<sup>38</sup> 《大唐內典錄》(CBETA, T55, no. 2149, p. 279, c16-17)。



述，費長房《歷代三寶紀》所引「歷代經錄」恐是出於「杜撰」，援引《歷代三寶紀》不可不慎。<sup>39</sup>

水野弘元保守地敘述兩種可能：

「求那跋陀羅在 435 年到中國後不久，應眾僧之請，在宋都祇洹寺召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因此，此經的譯出或許在 440 年以前，其原本被認為是他帶來的。但此經或許是他應眾僧之請，依據 20 年左右以前法顯帶回後，在首都的道場寺從事翻譯，卻不能譯出的梵本《雜阿含經》被保存下來的原本而譯出的。」<sup>40</sup>

印順法師則認為難以論定此一文本的來源，如說：

「《歷代三寶紀》與《大唐內典錄》，依據道慧的《宋齊錄》，說《雜阿含經》的梵本，是法顯所賣來的，但僧祐《出三藏記集》，慧皎《高僧傳》，都沒有說到，所以當時依據的梵本，是法顯還是求那跋陀羅賣來，是難以論定的。」<sup>41</sup>

---

<sup>39</sup> 譚世保(1991:3-196)，《漢唐佛史探真》，上編〈《房錄》及其所載諸經錄考〉。

<sup>40</sup> 水野弘元(2003:447-448)。關於翻譯地點，應如《出三藏記集·求那跋陀羅傳》所載：「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CBETA, T55, no. 2145, p. 105, c13-14)。

<sup>41</sup> 印順法師(1983:1)，〈雜阿含經部類之整編〉。

筆者認為《出三藏記集》的記載可供參考，一方面登錄求那跋陀羅「《雜阿含經》五十卷，宋元嘉中於瓦官寺譯出。」<sup>42</sup> 另一方面則敘述：

「雜阿鈴經(梵文未譯)，....沙門釋法顯...於中天竺師子國得胡本，歸京都住道場寺，就天竺禪師佛馱跋陀共譯出。其長雜二阿鈴、經、彌沙塞律、薩婆多律抄，猶是梵文，未得譯出。」<sup>43</sup>

如上所述，元嘉十二年到十三年之間(西元 435-436 年)求那跋陀羅在建康祇洹寺翻譯此經，僧祐《出三藏記集》成於「天監十四年(515 年)」之後，<sup>44</sup> 時間相隔僅八十年；僧祐自署為「梁建初寺沙門釋僧祐撰」，建初寺與祇洹寺又同在南京(古名建康、建業)，時、地相近，僧祐稱法顯齋來梵本「猶是梵文，未得譯出」，應屬可信。

慈法師〈《勝鬘經》序〉提到：「《勝鬘經》者，...以元嘉十二年歲在乙亥，有天竺沙門名功德賢，業素敦尚，貫統大乘，遠載胡本來遊上京。」<sup>45</sup> 由此可知，求那跋陀羅自齋經本

<sup>42</sup> 《出三藏記集》之《大正藏》錄文為：「新阿鈴經五十卷」(CBETA, T55, no. 2145, p. 12, c19)，「宋、元、明藏」作「《雜阿含經》五十卷，宋元嘉中於瓦官寺譯出。」

<sup>43</sup>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12, a5-14)。「胡本」為《大正藏》錄文，「宋、元、明藏」作「梵本」。

<sup>44</sup> 《出三藏記集》提及：「天監之十四年」(CBETA, T55, no. 2145, p. 50, c3)，此為西元 515 年。

<sup>45</sup> 《出三藏記集》(CBETA, T55, no. 2145, p. 67, b11-14)。「胡本」為《大正藏》錄文，「宋、元、明藏」作「梵本」。

來遊梁地，翻譯《雜阿含經》所據的文本，有可能是他帶來的經本。

#### 4.3 漢譯《雜阿含經》經名「雜」字的翻譯本意

《雜阿含經》田光烈、游俠「詞條」如此敘述經名以「雜」字翻譯 Samyukta(梵)、Samyutta(巴)的旨趣：

「本經題名“雜阿含”，古來有解釋為雜碎難持(見《分別功德論》一)，也有解釋為對四眾、天子、天女等的雜說(見《五分律》三十、《四分律》五十四)，也有解釋為文句、根、力、覺、道等雜(見《摩訶僧祇律》三十二)，都不見得很正確。唐代義淨在所譯《毘奈耶雜事》內，曾譯此經名為《相應阿含》(見卷三十九)，表示本經係隨事義的相應而集成各別品類。但本經實際的編纂，仍以各類相應的經，依著方便而夾雜排列(如佛和弟子所說相應，從能說人而言應安放在篇首，但經文卻隨宜夾雜於種種事相應之間等)，次第不順，所以有“雜”的意義。…」<sup>46</sup>

此段「詞條」引《五分律》及《四分律》稱「雜」為「對四眾、天子、天女等的雜說」。其實，《大正藏》該處《五分律》雖作「此是雜說，為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天

<sup>46</sup> 田光烈、游俠(1989:185)，此段文字其實隱括自呂澂(1989a:659-660)，〈《雜阿含經》刊定記〉。呂澂稱「宜以『雜阿笈摩』為名，而不宜云『相應阿含』也」，「詞條」似乎偏好「相應阿含」，或者至少未準確地標出呂澂本意。

子、天女說，今集為一部，名雜阿含」，但是「宋、元、明藏」及「宮內廳本」均作「此是為優婆塞、優婆夷、天子、天女說，今集為一部，名雜阿含」，不一定有「雜說」兩字。而《四分律》該處作「雜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私、諸天，雜帝釋、雜魔、雜梵王，集為《雜阿含》」，不能將「雜」字當作「雜說」詮釋。<sup>47</sup>「詞條」稱義淨《毘奈耶雜事》譯有《相應阿含》，其實是作「相應阿笈摩」。<sup>48</sup>筆者認為「相應阿笈摩」與「雜阿含」同是‘*Samyukta-āgama*’的譯詞，只有新譯、舊譯之別，而無誰優誰劣之分。所以，所謂「雜碎難持」、「雜說」與「依著方便而夾雜排列，次第不順」既不是‘*Samyukta-āgama*’的本來字義，也不是漢譯「雜」字的本意。

《說文》「雜」字隸屬「衣部」：「雜：五彩相合，從衣，集聲」，字形亦作「襍」，今日通行字體左邊上半作「『卒』減去『十』」，其實為「衣」；左邊下半作「木」，其實為從「集」的下半邊移來，僅是讓字劃平衡的安排。《一切經音義》稱「正體作『襍』」，而「今作『雜』」，為變體俗字。「雜」、「襍」均是「集」，原字義可能是「綴集五色之布」，用以翻譯依「相應 *Samyukta*」(巴利《相應部》有 56〈相應〉)編排而成的經名，正是「詞條」引述之「本經係隨事

<sup>47</sup>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CBETA, T22, no. 1421, p. 191, a25-27)，《四分律》(CBETA, T22, no. 1428, p. 968, b21-23)。

<sup>48</sup>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39：「若經與伽他相應者，此即名為『相應阿笈摩』(舊云雜者，取義[12]也)。」(CBETA, T24, no. 1451, p. 407, b27-28)，[12]〔也〕－【宋】【元】【明】【宮】。

義的相應而集成各別品類」，而與「雜碎難持」或「次第不順」無關。

白瑞德稱此經為「Tsa A-han Ching (Mixed Agama)」，詞義含糊，未明指是「經的排列順序混雜」、「經文主旨混雜」、「混合排列各〈相應〉」三項之中的哪一項。<sup>49</sup>

#### 4.4 漢譯《雜阿含經》的原典語言

「詞條 SĀ」稱五十卷本《雜阿含經》翻譯自梵文，經本隸屬「根本說一切有部 Mūlasarvāstivāda」，<sup>50</sup>「詞條」也作相同主張，<sup>51</sup>但是均未詳列其理由。

辛島靜志認為《雜阿含經》的音譯詞彙「即使依然不時有一些中期印度語(筆者案語：MIA, Middle Indo-Aryan)變化的例子，例如 -l- 或 -l- < OIA -ṭ-, -ḍ-, -d-，但《雜阿含經》原本已在很大程度上梵語化了。」<sup>52</sup>該文列舉了約二十個具俗語特徵及三個「不規則」的音譯詞。<sup>53</sup>

以三十七道品中的法數為例，相當於「巴利 sammappadhāna, sammā-padhāna」、「梵文 sammyakpradhāna」

---

<sup>49</sup> Bucknell(2006:684, right column, last two lines).

<sup>50</sup> Bucknell(2006:684-685).

<sup>51</sup> 田光烈、游俠(1989:195)，其遣詞用字為「本經...係根本有部無疑。...此經全部梵本已佚...」。

<sup>52</sup> 辛島靜志(2020:13)，〈三部《雜阿含經》(《大正藏》99、100、101)原語問題及其所屬部派之考察〉。原文作「如但已在很大程度梵語化了」，筆者認為「如」是冗字，將其刪去。

<sup>53</sup> 辛島靜志(2020:10-13)。

的用字在《雜阿含經》或被譯為「正勤」，<sup>54</sup> 或被譯為「正斷」。<sup>55</sup> 從分布位置來看，似乎《雜阿含 638 經》之後採用「正斷」，在此之前則是翻譯作「正勤」。<sup>56</sup>

<sup>54</sup> 《雜阿含 57 經》(CBETA, T02, no. 99, p. 14, a7-8)，《雜阿含 75 經》(CBETA, T02, no. 99, p. 19, c5)，《雜阿含 263 經》(CBETA, T02, no. 99, p. 67, a29)，《雜阿含 305 經》(CBETA, T02, no. 99, p. 87, c3-5)。《長阿含 18 經》作「正勤」(CBETA, T01, no. 1, p. 76, c29)；《中阿含 35 經》(CBETA, T01, no. 26, p. 476, c21)，《大正藏》作「正勤」，「宋、元、明藏」作「正斷」，《中阿含 37 經》則兩處均作「正勤」而無異讀：「正勤...正勤」(CBETA, T01, no. 26, p. 479, a18-22)。

<sup>55</sup> 《雜阿含經》作「正斷」者如：《雜阿含 638 經》(CBETA, T02, no. 99, p. 176, c15)，《雜阿含 646 經》(CBETA, T02, no. 99, p. 182, b20)，《雜阿含 655 經》(CBETA, T02, no. 99, p. 183, b29)，《雜阿含 658 經》(CBETA, T02, no. 99, p. 184, a3)，《雜阿含 663 經》(CBETA, T02, no. 99, p. 184, b23)，《雜阿含 666 經》(CBETA, T02, no. 99, p. 184, c14)，《雜阿含 667 經》(CBETA, T02, no. 99, p. 184, c26)，《雜阿含 675 經》(CBETA, T02, no. 99, p. 185, c12)，《雜阿含 679 經》(CBETA, T02, no. 99, p. 186, a7)，《雜阿含 684 經》(CBETA, T02, no. 99, p. 186, c8-9)，《雜阿含 691 經》(CBETA, T02, no. 99, p. 188, a24)，《雜阿含 694 經》(CBETA, T02, no. 99, p. 188, b26)，《雜阿含 698 經》(CBETA, T02, no. 99, p. 188, c13)，《雜阿含 715 經》(CBETA, T02, no. 99, p. 192, b23)，《雜阿含 832 經》(CBETA, T02, no. 99, p. 213, c22)，《雜阿含 875-879 經》(CBETA, T02, no. 99, p. 221, a15-b17)。《中阿含經》有多處作「正斷」，僅有上述《中阿含 35 經》與《中阿含 37 經》兩處作「正勤」。翻譯作「正斷」者如《中阿含 69 經》(CBETA, T01, no. 26, p. 519, c13)，《中阿含 86 經》(CBETA, T01, no. 26, p. 563, a11)等等。

<sup>56</sup> 此為「一詞多譯」現象，相關討論請參考蘇錦坤(2016)，〈初期漢譯佛典

以《雜阿含 879 經》的經文為例：「有四正斷。何等為四？一者斷斷，二者律儀斷，三者隨護斷，四者修斷。」<sup>57</sup> 對應的《增支部 4.14 經》經文作「Cattārimāni ... padhānāni. Katamāni cattāri? Samvarappadhānaṃ, pahānappadhānaṃ, bhāvanāppadhānaṃ, anurakkhaṇāppadhānaṃ.」（有這四種勤奮。哪四種？防護的勤奮，捨斷的勤奮，修習的勤奮，保持的勤奮。）

也就是說，位於「pahānappadhānaṃ 捨斷的勤奮」的字被翻譯作「斷斷」，意即文本當中可能是「pahāna-(p)pahānaṃ」。若文本為梵文，此字應作「prahāna-(p)pradhānaṃ」，應該不致於將前後兩個不同的字翻譯成「斷斷」。<sup>58</sup> 因此，此處顯示中期印度俗語的特徵，至少不是使用梵文較規範的經本。

筆者認為，考量 T99《雜阿含經》顯示中期印度語變化的音譯詞，與如「斷斷」之類的誤譯，應進行更深入的探討與研究，不應將此簡單地推斷為翻譯自梵文原本。

#### 4.5 漢譯《雜阿含經》的篇章架構

「詞條」引述僧肇〈《長阿含經》序〉「《雜阿含》四分十誦」，<sup>59</sup> 並且，將《雜阿含經》的五十卷，配置在〈蘊、

---

「一詞多譯」現象的探討及省思〉。

<sup>57</sup> 《雜阿含 879 經》(CBETA, T02, no. 99, p. 221, b17-19)。

<sup>58</sup> Norman(1997: 102-103),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 提及此事，但未作相關結論。

<sup>59</sup> 《長阿含經》卷 1：「契經，四阿含藏也：《增一阿含》四分八誦，《中阿含》四分五誦，《雜阿含》四分十誦，此《長阿含》四分四誦，合三十經

處、因緣相應分〉、〈佛弟子所說、佛所說相應分〉、〈道品相應分〉與〈結集相應分〉等四分，其下統括了〈1 五取蘊誦〉、〈2 六處誦〉、〈3 緣起誦〉、〈4 食誦〉、〈5 諦誦〉、〈6 界誦〉、〈7 佛弟子所說誦〉、〈8 佛所說誦〉、〈9 念住等誦〉、〈10 八眾誦〉。

總結來說，此一「配置」有下列幾項值得商榷之處：

- (1). 如僧肇稱《長阿含》為「四分四誦」，漢譯《長阿含經》雖有四分的名目，並未顯示「誦」與「品」的結構；巴利《長部》有「戒蘊品 *Sīlakkhandhavagga*」、「大品 *Mahāvagga*」、「波提卡品 *Pāthikavagga*」三品，而無「分」與「誦」的結構；哈特曼(Jens-Uwe Hartmann)則指出，約在西元 1999 年出現於世人之前的梵文《長阿含經》，則分為〈六經集 *Ṣaṭsūtrakanipāta*〉、〈雙集 *Yuganipāta*〉、〈戒蘊集 *Śīlaskandhanipāta*〉三「集」(相當於「分」)，而無「誦」與「品」的結構；<sup>60</sup> 可見在長部、長阿含的範圍，不能以某一部的結構去推論另一部的結構。以中部、中阿含而言，漢譯《中阿含》確實顯示如僧肇所稱的「四分五誦」的架構，全部 222 經分作 18 品，但是巴利《中部》分為「根本分 *Mūlapaṇṇa*」、「中分 *Majjhimaṇṇa*」、「後分 *Uparipaṇṇa*」三分，全

---

以為一部。」(CBETA, T01, no. 1, p. 1, a11-13)。

<sup>60</sup> Hartmann(2004:119-137), 'Contents and Structure of the *Dīrghāgam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s'.



部 152 經分作 15 品，《中部》未顯示「誦」的架構。

也就是說，即使僧肇稱「《雜阿含》四分十誦」不虛，也未必適用於求那跋陀羅所譯的五十卷本《雜阿含經》。請參考〈表 3〉顯示的差異。

〈表 3〉 四尼科耶與四阿含的經典數量的差異

	漢譯 阿含	巴利尼 柯耶	善見律 毘婆沙 (漢譯)	善見律 毘婆沙 (巴利)	附註
長阿含/ 長部	30	34	44*	34	*宮本為 34 經 梵文殘卷為 47 經
中阿含/ 中部	222	152	252	152	
雜阿含/ 相應部	1362	2898*	7762	7762	*依菩提比丘 CDB 的計 算。
增一阿 含/增支 部	364	2344*	9557	9557	*PTS 2344, 依菩提比丘為 3872 經，如 依赤沼智善的 計算則為 2203 經。

(2). 求那跋陀羅五十卷《雜阿含經》殘存有四篇品目，如：「誦六入處品第二」，<sup>61</sup>「雜因誦第三」，<sup>62</sup>「弟子所說誦第四品」，<sup>63</sup>「第五誦道品第一」；<sup>64</sup>該處「詞條」逕自改作「六處誦第二」、「緣起誦第三」、「食誦第四」、「諦誦第五」、「佛弟子所說誦第七」，而未列「道品誦」，這是未尊重文獻本貌。如〈表 4〉所示，印順法師《雜阿含經論會編》、<sup>65</sup>《佛光阿含藏・雜阿含經》、<sup>66</sup>日本《國譯一切經》<sup>67</sup>與王建偉、金暉(校釋)《雜阿含經校釋》<sup>68</sup>在「分、誦、相應、經號」有不同的擘劃。一方面，「詞條」在篇章的規劃並未作〈相應〉這一層級的考

<sup>61</sup> 「元、明藏」於《雜阿含經》卷 8 之經題及譯人之後有：「誦六入處品第二」七字(CBETA, T02, no. 99, p. 49, b7)。可參考《嘉興藏》圖版：[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7\\_2/0043](https://dzkings.l.u-tokyo.ac.jp/utlib_kakouzou/077_2/0043)，2023/7/16。

<sup>62</sup> 《雜阿含經》卷 16：「雜因誦第三品之四」(CBETA, T02, no. 99, p. 108, c27)；《雜阿含經》卷 17：「雜因誦第三品之五」(CBETA, T02, no. 99, p. 116, c11)，卷 17 處，「宋、元藏」無「品」字。

<sup>63</sup> 《雜阿含經》卷 18：「弟子所說誦第四品」(CBETA, T02, no. 99, p. 126, a6)。

<sup>64</sup> 《雜阿含經》卷 24：「第五誦道品第一」(CBETA, T02, no. 99, p. 170, c27)，「宋藏」無「第」字。

<sup>65</sup> 印順法師(1983)，《雜阿含經論會編》。

<sup>66</sup> 佛光《雜阿含經》，(1983)。

<sup>67</sup> 椎尾辨匡(1935)，《國譯一切經・雜阿含經》。

<sup>68</sup> 王建偉、金暉(2014)，《《雜阿含經》校釋》。

量；另一方面，作為「佛教百科全書」的詞條，在無文獻支持之下，更改《雜阿含經》原貌，而以一己之見重新安排架構次序。筆者認為，「佛教百科全書」類別的詞條不宜作田光烈、游俠這樣的安排。

〈表 4〉《雜阿含經論會編》、《佛光阿含藏・雜阿含經》、日本《國譯一切經》與《雜阿含經校釋》在「分、誦、相應、經號」

書名	《校釋》	《會編》	佛光《雜阿含經》	《國譯一切經》
分	4	無	無	無
誦	7	7	5	8
相應(集)	56	51	51	46
經數	8491	13412	1362	13444

「詞條 SĀ」提到相對於《相應部》有 56〈相應〉，《雜阿含經》似乎有 50「相應」，<sup>69</sup> 筆者認為，雖然五十卷本《雜阿含

<sup>69</sup> Bucknell(2006:686, left column line 45-46): ‘SA appears to have some 50 *saṃyuktas*, as against the 56 of SN.’ 該詞條又說(2006:685, right column): ‘Both collections are highly structured. In SN the *suttas* are grouped thematically into 56 *saṃyuttas*, ...; and these are, in turn, grouped into five *vaggas* .... SA has a broadly similar structure, though this is not immediately apparent. The Chinese text contains no explicit indication of *saṃyuktas*, but does preserve some headings incompletely indicating “*vargas*” (or *vastus*), units comparable to the *vaggas* of SN. Consequently,

經》有些卷數隱約與《相應部》的某些〈相應〉呼應，但是漢譯《雜阿含經》在每卷的卷首或對應處之初，並未出現「某某相應」或任何篇章的名稱。因此，以文獻本貌來說，T99《雜阿含經》譯本並未呈現「相應」這一層級的篇章結構。

## 5. 結語

收錄於《中國佛教》第三輯之中的「增一阿含經」、「中阿含經」、「長阿含經」與「雜阿含經」等四則詞條，<sup>70</sup>除了簡單介紹譯者、翻譯年代、其他語言的對應經典之外，花了相當多篇幅扼要地敘述各篇或各經的內容；例如約佔了十頁半篇幅的「雜阿含經」詞條，就用了十頁隱括呂澂〈《雜阿含經》刊定記〉，將五十卷本《雜阿含經》的1359經分派為「四分十誦」。

筆者認為這一類「經典詞條」依其功能可以分為「佛教辭典的詞條」、「佛教百科全書的詞條」與「題解」等三類。三者之中以「佛教辭典的詞條」為最精簡，除了解釋譯者、著者的姓名、法名或名號之外，僅簡述其名稱的沿革、該文獻的品類、功能以及在所屬文獻類別的特點與位置；此類詞條絕大多數不逐篇或逐經載明其內容與旨趣，如《廣說佛教語大辭典》

---

the structure of *SA*, in terms of *sarmuktas* and *vargas*, can be discerned only by indirect means (discussed below).’ 印順法師(1983)編為 51 相應。

<sup>70</sup> 《中國佛教》第三輯：呂澂「阿含經」詞條(158-163 頁)，田光烈「增一阿含經」詞條(164-171 頁)，田光烈「中阿含經」詞條(172-180 頁)，田光烈「長阿含經」詞條(181-184 頁)，田光烈、游俠「雜阿含經」詞條(185-195 頁)。

與《佛光大辭典》。<sup>71</sup>「佛教百科全書的詞條」則應觸及經名沿革、譯者及其年代、文獻特徵及與相關文獻的關聯地位，討論應更深入，儘可能觸及爭論議題及當代(State-of-art)對此類議題的見解或論斷，應涵蓋各家見解而避免獨揭一己之主張；近代「佛教百科全書的詞條」均聘請名家以「論文規格」撰寫，詞條標明撰寫者，篇末附上參考文獻，可以算是鄭重其事。<sup>72</sup>至於「題解」，則是在大部書之前，除了上述「佛教辭典的詞條」的內容之外，還提綱挈領地敘述該部書的篇章結構，列舉各章節，甚至條列每一單經的內容與旨趣；可以讓讀者在浩繁的篇目當中辨明各篇重點，不至於「見樹而不見林」。讀者如想快捷地抽讀某一部分內容，也可將「題解」當作「閱讀地圖」，簡易地找到相關章節；如佛光《雜阿含經》、《中阿含經》之「題解」，菩提比丘在其《相應部英譯》、《增支部英譯》，也有等同於「題解」的著述。<sup>73</sup>

藍吉富及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於 1994 年曾編印《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一書，<sup>74</sup>陳文山對此書評論說：<sup>75</sup>

<sup>71</sup> 林光明譯釋(2009)，《廣說佛教語大辭典》，(中村元原著)。

<sup>72</sup> 如 Malalasekera(ed.), (1961-2010),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Silk(ed.), (2015-2023), *Brill's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sup>73</sup> Bodhi(2000),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Bodhi(2012), *The Numerical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sup>74</sup> 藍吉富、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1994)，《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sup>75</sup> 陳文山，(1995:36-37)，〈佛書評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現代百科全書條目後多有撰者署名，一來表示係專家學者所寫，二來係構成百科全書形式要件之一。現代百科全書之所以與我國古代類書不同，最主要的差別是前者係以專家學者撰述之條目為主，比較注重新知識、新觀點的呈現；後者係以輯錄舊文故事為材料之基礎，比較側重詞藻、典實之出處。就前述兩者異同而比較之，撰述條目可以說是編纂百科全書命脈之所在，沒有撰述條目，即無百科全書可言。如以這樣的觀點來衡量，首先就全書整體比例來看，很明顯地本書撰述條目太少，而編輯之文以及集錄舊文比例過高，不似百科全書，反而接近資料匯編。其次，就局部各個條目來看，很多條目往往是釋文字數少於附及的相關文獻，譬如“韓愈”、“禪門鍛鍊說”等，其“相關文獻”的字數，便超過釋文的數十倍，有時其內容與釋文內容重複，有時其內容只是與條目相關而已，並不是釋文內容之補充，頗有喧賓奪主之嫌。因此，有必要考慮刪除原來附載之“相關文獻”欄文字，同時加強撰述條目之撰寫，尤其要提高國人自撰條目之比例，以展現“現代的”、“中國的”百科全書的風格與面貌。」

筆者認為，以《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之「雜阿含經詞條」而言，僅引述呂澂〈《雜阿含經》刊定記〉，附以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十章第四節〈結說〉，<sup>76</sup> 這是剪裁舊文而毫無論述，可以說是「美中不足」。

---

<sup>76</sup> 印順法師(1971:788)，《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白瑞德在英文《佛教百科全書》撰寫的英語詞條「Saṃyuktāgama」，也有一些小失誤，例如將《別譯雜阿含經》敘述為 346 經，正確應作 364 經；將「六入處相應 Saḷāyatana-saṃyutta」的 [- l -] 拼錯成 [- d -]。<sup>77</sup> 該處以過多篇幅討論「雜阿含經」的經次混亂，並試圖釐清「正確」次序；其實，諸多學者如印順法師、佛光《雜阿含經》或王建偉、金暉《雜阿含經校釋》都曾排列經次，從文獻學的立場來看，這樣的安排都缺乏堅實的文獻基礎。

田光烈、游俠編纂的「雜阿含經」詞條較像是「題解」，而不符現代「佛教百科全書詞條」的體例；這可能是雙方未充分溝通，而預想對方明瞭寫作格式所致。

筆者謹論列上述兩則詞條的差異與瑕疵，並且補敘藍吉富版《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的缺失，以作為下一版《佛教百科全書》詞條編纂者的參考。從錫蘭版英文《佛教百科全書》可知，中國學者編纂而翻譯成英文的詞條，有些是與其他學者的詞條並列，有些是裁剪混編，而有相當數量的詞條被擱置不錄。在此由衷希望，下一版《佛教百科全書》在編纂與漢譯佛典相關的詞條時，能由漢語學者撰稿。

---

<sup>77</sup> Bucknell(2006:685, left column line 7), Bucknell(2006:685, right column line 46)。

## 參考書目

### 一 佛教經典與工具書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2011)，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BETA)，台北市，台灣。

《大正新修大藏經》，(1983)，日本「大藏出版株式會社」授權新文豐出版公司翻印。台北市，台灣。

佛光《雜阿含經》，(1983)，《佛光大藏經》之《阿含藏》，佛光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 二 英文或英文著作翻譯

Anālayo, Bhikkhu, 無著比丘, (2016), ‘Āgama and Aṅga in the Early Buddhist Oral Tradition’, *Singaporean Journal of Buddhist Studies*, 3: 9-37, Buddhist College of Singapore, Singapore.

Bucknell, Rod, 白瑞德, (2006), “Saṃyuktāgama”,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VII fascicle 4, pp. 684-687, W.G. Weeraratne(ed.), Sri Lanka: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

Bodhi, Bhikkhu, (2000),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Wisdom Publication, Boston, USA.

Cousins, Lance S., (2013),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in India’, *JOCBS* 2013(5), pp. 89-135.

Hartmann, Jens-Uwe, (2004), ‘Contents and Structure of the Dīrghāgama of the (Mūla-)Sarvāstivādins’, *Annual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Advanced Buddhology*



- at Soka University*, vol. VII, pp. 119-137, Tokyo, Japan.
- Malalasekera, G. P.(ed.), (1961),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I), Sri Lanka: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
- Malalasekera, G. P.(ed.), (1966),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II), Sri Lanka: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
- Malalasekera, G. P.(ed.), (1979),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IV), Sri Lanka: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
- Malalasekera, G. P.(ed.), (1990),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V), Sri Lanka: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
- Malalasekera, G. P.(ed.), (2006),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VII), Sri Lanka: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
- Malalasekera, G. P.(ed.), (2010),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vol. VIII), Sri Lanka: Department of Buddhist Affairs.
- Norman, K. R., (1997), *A Philological Approach to Buddhism---The Bukkyō Dendō Kyōkai Lectures 1994*,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UK.
- Silk, J. A. (ed.), (2015-2023), *Brill's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Brill Publication, Leiden, The Netherlands.
- Skilling, Peter, (2017), 'The Many Lives of Texts: The *Pañcatraya* and the *Māyajāla Sūtras*', *Research on the Madhyama-āgama*(《中阿含經研究》), pp. 269-326,
- Dhammadinnā, Bhikkhunī (ed.), 法鼓文化, 新北市, 台灣。
- von Hinüber, Oskar 封興伯, 謝藝翻譯, (2021), 〈佛教典籍的“九分支法”——早期分類編輯經典文獻的一種嘗試〉,《華林國際佛學學刊》,第4卷,2021年第2期,第64-86頁。原文

為：“Die Neun Aṅgas, Ein Früher Versuch zur Einteilung Buddhistischer Texte”, (1994), *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Südasiens*(《維也納大學南亞研究期刊》), 收入 *Kleine Schriften*, vol. I. pp. 159-173, (2009), H. Falk and W. Slaje ed. Wiesbaden:Harrassowitz.

### 三 中文著作

印順法師，(1971)，《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印順法師，(1983)，《雜阿含經論會編》，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初版，民國八十三年二月再版。

印順法師，(1993)，〈讀《大藏經》雜記〉，《華雨集》第三冊，頁 221-254，正聞出版社，新竹縣，台灣。

范文麗，(2018)，〈《中斯佛教百科全書》撰述及其知識社會史意義〉，《世界宗教文化》2018 年第 6 期，頁 127-132，北京市，中國。

田光烈，(1989)，〈增一阿含經〉，《中國佛教》第三輯，頁 164-171，中國佛教協會編，知識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田光烈，(1989)，〈中阿含經〉，《中國佛教》第三輯，頁 172-180，中國佛教協會編，知識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田光烈、游俠，(1989)，〈雜阿含經〉，《中國佛教》第三輯，頁 185-195，中國佛教協會編，知識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譚世保，(1991)，《漢唐佛史探真》，中山大學出版社，廣州

市，中國。

林光明(譯釋)，(2009)，《廣說佛教語大辭典》(中村元原著)，嘉豐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呂澂，(1989a)，〈《雜阿含經》刊定記〉，《佛光阿含藏•附錄(下)》，頁 659-679，佛光出版社，台北市，台灣；此文首先刊於《內學》第一輯，(1924)。

呂澂，(1989b)，〈阿含經〉，《中國佛教》第三輯，頁 158-163，中國佛教協會編，知識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藍吉富、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編)，(1994)，《中華佛教百科全書》，1-10 冊，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台南市，台灣。

中國佛教協會(編)，(1980)，《中國佛教》第一輯，知識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中國佛教協會(編)，(1982)，《中國佛教》第二輯，知識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中國佛教協會(編)，(1989)，《中國佛教》第三輯，知識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中國佛教協會(編)，(1989)，《中國佛教》第四輯，知識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中國佛教協會(編)，(2004)，《中國佛教》第五輯，知識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陳文山，(1995)，〈佛書評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佛教圖書館館刊》第 4 期，35-39 頁，伽耶山基金會圖書資訊中心，嘉義縣，台灣。

蘇錦坤，(2009)，〈《雜阿含經》攝頌初探---兼談印順導師在《雜阿含經》攝頌研究的創見〉，《福嚴佛學研究》4期，頁89-139，新竹市，台灣。

蘇錦坤，(2012)，〈《七處三觀經》結構與譯者---兼對 Paul Harrison 論文的回應〉，《正觀》62期，頁99-192，南投縣，台灣。

蘇錦坤，(2014)，〈「讚佛偈」--兼論《雜阿含經》、《別譯雜阿含經》與《相應部》異同〉，《法鼓佛學學報》15期，頁67-108，法鼓佛教學院，新北市，台灣。

蘇錦坤，(2016)，〈初期漢譯佛典「一詞多譯」現象的探討及省思〉，《福嚴佛學研究》11期，頁75-116，新竹市，台灣。

蘇錦坤，(2023)，〈《佛教百科全書》的「增一阿含經」詞條評介〉，《學思》第一期，頁39-52，玄奘大學，新竹市，台灣。

王建偉、金暉(校釋)，(2014)，《《雜阿含經》校釋》，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上海市，中國。

#### 四 日人著作

辛島靜志，(2020)，〈三部《雜阿含經》(《大正藏》99、100、101)原語問題及其所屬部派之考察〉，《佛光學報》第六卷第二期，頁1-39，宜蘭，台灣。

椎尾辨匡(註譯)，(1935)，《國譯一切經・雜阿含經》，大東出版社，東京都，日本。

赤沼智善，Akanuma, Chizen, (1929, 1986 reprint at Taipei)，  
《漢巴四部四阿含互照錄》，*The Comparative Catalogue of  
Chinese Āgamas & Pāli Nikāyas*》，華宇出版社，台北縣，  
台灣。  
水野弘元，(2003)，《佛教文獻研究，水野弘元著作選集(一)》，  
許洋主翻譯，法鼓文化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 五 網路資源

東京大學總合圖書館「萬曆版大藏經（嘉興藏／徑山藏）デジタル版」網址：<https://dzkings.l.u-tokyo.ac.jp/kkz/>。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網址：<https://cbeta.org/data-format/ver.htm>。  
Suttacentral 網站：(Suttacentral 網站：<https://suttacentral.net>)。  
《佛光大辭典》網站：<http://www.muni-buddha.com.tw/buddhism/025.htm>)

## The Entries of ‘Za a-han jing 雜阿含經’ and ‘Saṃyuktāgama’ of Contemporary Buddhist Encyclopaedias

Independent Researcher: Ken Su

###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ree correlated entries of three respective Buddhist Encyclopaedias. They are ‘Za a-han jing 雜阿含經’ of *Zhong Guo Fo Jiao* 中國佛教 by Tian Guang-Lie 田光烈 and You-Xia 游俠, ‘Saṃyuktāgama’ of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by Rod Bucknell, and ‘Za a-han jing 雜阿含經’ of *Zhong Hua Fo Jiao Bai Ke Quan Shu* 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It will first introduce the content of each entry briefly and highlight points that are either inappropriate or worthy of further investigation.

Then it examines and explores five common issues of these entries, such as the translation era, the person brought back the Indic source book, the meaning and reasons why adopting ‘雜 za’ to translate ‘Saṃyukta’, the language of the Indic source book,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雜阿含經 Saṃyuktāgama’ as T99 denoted by the *Taishō Tripitaka* 大正藏.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different styles among three types of entries: the entry for a Buddhist dictionary, that for a Buddhist Encyclopaedia, and that for a book of volumes.

Keywords: 1. *Za a-han jing* (*Samyuktāgama*) 2. Entry of the *Encyclopaedia of Buddhism* 3. Rod Bucknell 4. Tian Guang-Lie 5. You-Xia

